

# 告慰您，以一个更好的云冈！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时提出：“要用3年时间把云冈石窟修好，一定要把这座人类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从此，云冈石窟大规模的保护工程全面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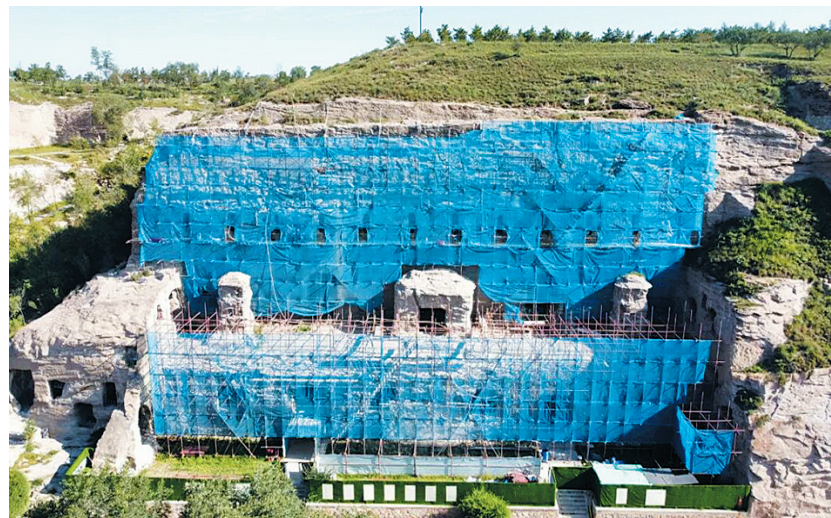
从1974年开始，国家投入巨资，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用三年时间完成主要洞窟的大规模抢险加固，基本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石窟的原貌，云冈石窟如获新生。

云冈石窟作为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历经上千岁月风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从“三年保护工程”到“八五”工程；从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到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2002年云冈石窟启动防水工程到2007年西部窟群严重渗水问题得到治理；从2008年启动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到2012—2015年五华洞危岩加固、彩塑壁画修复、保护性窟檐建设全面完成；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保护、研究性保护；从普及传承云冈文化到深入开

展“云冈学”研究，云冈石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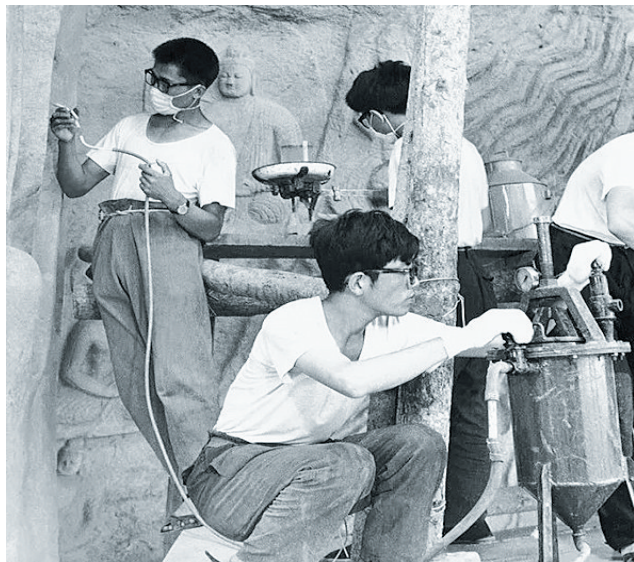
今年6月，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第3窟实施危岩体抢险加固工程。根据第3窟窟区危岩体病害发育特征，区内岩体抢救性加固整体上采用“裂隙灌浆粘结加固+锚杆锚固”的综合工程治理措施。对风化破碎区、裂隙及危岩体采用灌浆封堵粘接和锚杆加固的措施，对表面风化带启动防风化试验，对石窟保存环境、保存状态及保护工程质量开展配套监测。第3窟危岩体抢险加固工程将为云冈石窟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危岩体加固工作划上令人满意的句号。下一步，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重点将逐步向预防性保护转移。

文物保护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时之功，需要长久的坚持，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云冈研究院多年来不间断地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石窟群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周总理最好的告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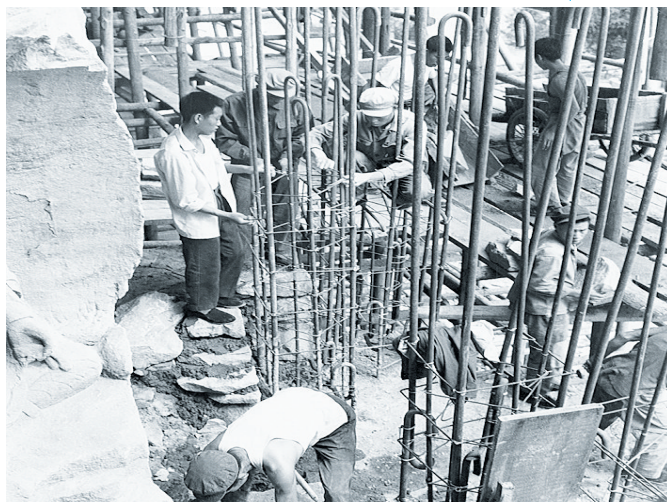


2022年，云冈第3窟危岩体抢险加固工程现场。

付浩



1974—1976年，云冈石窟“三年保护工程”施工现场。



## 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装饰图案在云冈(上)

王晨

云冈石窟雕饰之豪华富丽，备受历代学者称赞。《魏书·释老志》中称云冈石窟“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献描绘所指的估计不仅限于洞窟造像，也应该包括装饰图案。

现代学者最先重视云冈石窟装饰图案的是中国建筑史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他们在1933年9月到大同测绘华严寺、善化寺等辽金遗构之便，到云冈考察数日，并于12月共同撰写发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三、四合期上，且有专门章节讨论云冈石刻中的装饰花纹。文中明确指出：“云冈石窟中的装饰花纹种类繁多，而十之八九，为外国传入的母题及表现。其中所示种种纹饰，全为希腊的来源，经波斯及犍陀罗而输入者，尤其是回折的卷草，根本为西方花之主干，而不见于中国周、汉各纹饰中。但自此以后，竟成为中国花之最普通者，虽经若干变化，其主要左右分枝回旋的原则，仍始终固定不改。”甚至“唐宋及后代一切装饰花纹，均无疑义地、无例外地由此进展演化而成”。

其实，对于云冈装饰图案艺术的专题研究，十分有限，各有侧重。1937年，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的《关于北魏唐草纹的二三》和1952—1956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四卷序章《云冈石窟装饰的意义》两文，主要侧重于装饰纹样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宿白先生《大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就云冈第9、10窟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进行了对比，对确定云冈石窟的分期有着极大的意义。1986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工艺美术系整理出版《云冈石窟装饰》。2008年，王雁卿对云冈忍冬装饰图案进行了整理，研究成果发表在《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一文中。此外，卢秀文等从云冈背光、佛龕等装饰图案做了相关的研究。2011年，王晨绘编出版《云冈石窟装饰图案集》。

就目前来看，对于云冈装饰图案的整理不够全面，关于其历史演变、艺术特色、文化内涵等方面还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所以，云冈装饰图案艺术方面的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度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

北魏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第二个高潮之中，佛教与佛教艺术大规模进入中华，因此，在云冈石窟中，装饰图案十分丰富而复杂。云冈装饰图案的本源是佛教文化和艺术。花卉、植物、动物等图案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装饰题材，如典型的佛教纹样——莲花纹、忍冬纹等，在云冈石窟佛教艺术中就广泛使用，并贯穿云冈早、中、晚三期。云冈石窟装饰图案大气凝重、图案丰富、结构繁简有序、线条优美且疏密有致，具有浓郁的装饰意蕴，凸显出北魏时期的图案特色和抒情写意的审美品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 一、佛像背光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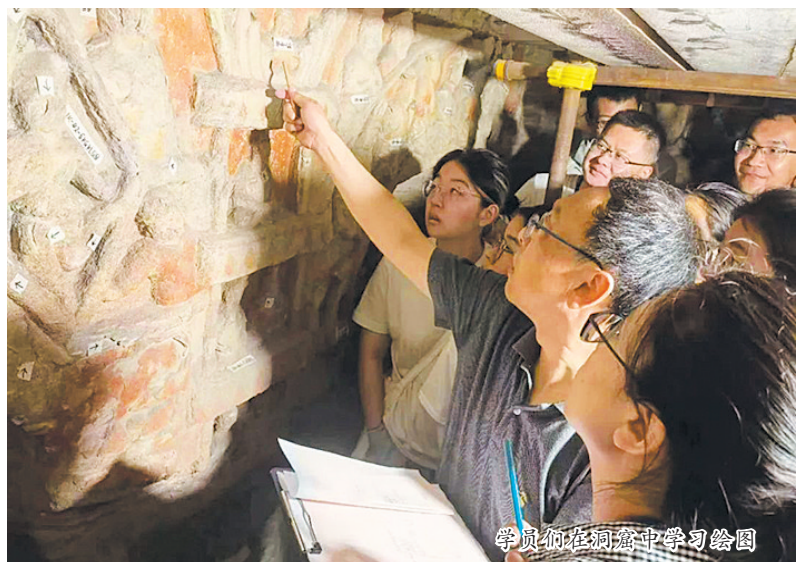
背光是佛教造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象征佛和菩萨的智慧之光，祥瑞之光。佛“三十二相”中的“常光相”，表示佛身常放光明，普照一切。云冈石窟佛像的背光包括头光和身光两部分，菩萨、弟子像多有“头光”而无“身光”。头光多为圆形，也有桃形，多以莲瓣纹、化佛、忍冬纹、火焰纹等组成。身光多为舟形，主要有火焰形肩焰、飞天、化佛、化生童子、供养天人、忍冬纹、火焰纹等。云冈石窟里的背光图案，彰显了独特的北魏皇家风格，如第20窟主佛背光，由头光与身光两部分组成。头光由内向外依次为双瓣莲花纹、人定坐佛、火焰纹等三重装饰纹样。身光直接通向窟顶，依次为火焰式肩焰、供养天人、人定坐佛、火焰纹等四重装饰纹样。中期，以云冈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立佛身光和13窟的七立佛的身光极具特色。审美意境与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蕴含于其中。



第9窟前室北壁拱门内榻忍冬龟背纹

## 理论与实践结合出真知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春秀



学员在洞窟中学习绘图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在云冈的日子短暂而充实。回首一月有余的培训，从怯懦、稚嫩到从容、熟练，这一切都离不开为此付出的老师、助教，以及同学的帮助。这段学习生活是认知不断更新的历程，对于石窟保护工作的基础认

识和 workflows 不断地清晰，加上与来自不同工作单位、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的交流，让我产生了更多对工作的思考与拓展。

今年7月26日，我们从天南海北聚集到古城大同，来到了“真容巨壮，世法



学员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测量

所希”的云冈石窟。初见云冈，窟群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全方位地观看这些洞窟，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体验。

7月27日至8月6日，我们开始了此次培训的第一阶段课程，这一阶段的内容主要是石窟寺考古基础理论。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为我们介绍了东方佛教第一圣地云冈石窟的历史及其艺术；杭侃院长以小见大，从一张素描讲起，为我们详尽讲解了石窟造像的题材、类型和样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彭明浩教授以其博士论文作为底本，从建筑的角度教会我们如何观察石窟寺窟面和窟前遗迹，如何调查与记录石窟寺洞窟型与龕象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利群老师则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0—2025)》，让我们从宏观角度认识到石窟寺作为重要文化遗产在阐释历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崇峰老师引经据典，系统梳理了中国石窟寺的发展脉络及各种类型



学员在洞窟前采集资料